

第肆章 讀書狀況

陳晉

從「童年」到「弱冠」的這一階段，是決定一個人一生的關鍵鍵。

縱然有所謂的「天縱之聖」，但截至目前為止，仍然找不出一個。（古時候的，未免太神話了。）仍然都是在「教育」這模子裏涵化旋轉。似乎永遠也逃不出這道「籬樊」。

這裡舉出的是梁胡在當時所受教育的情形（只是拘出大綱而已），也可看出當日社會的一種形態。更可看出「教育」對於「初人」，可能是一扇「活板門」（trap door），也可能是一堵「死牆」。

讀書狀況

61
84

(乙) 胡適

(前記) 由於胡適的童年資料稀少，不好用「編年」逐條寫下，只能改爲另一種形式。(盼望胡夫人的「回憶錄」早日出版，以補這項缺失。)

又關於胡適的「教育」年代，我只開到十八歲(一九〇九年)，因爲一九一〇年的前半年沒讀多少書，八月他出國了；而在國外最初半年的日記也遺失了。

A 四歲—十二歲(一八九五—一九〇三)

這個階段，就是盧梭所謂的「體育、經驗、官感的教育時代」。是胡適一生中僅有的「九年家鄉的教育」。

這階段的「時態」是：

- (1) 馬關條約成立。(1895,4)
- (2) 中俄北京協約成立。(1896,9)

讀書狀況

梁啓超與胡適

- (3) 開始借外債（鐵路貸款）。(1897,5)
 - (4) 戊戌政變。(1898,9)
 - (5) 義和團起來。(1899,6)
 - (6) 聯軍陷北京，慈禧(1835—1908)等人出亡。(1900,8)
 - (7) 「不學無術」（任公說）的李鴻章卒。(1823—1901,11)
 - (8) 李端芬奉旨從新疆釋還。(1902,5)
- （此條雖不是什麼「大事」，但本書既以「梁胡」作主角，當然也就多抓進些有關的人或事了。）
- （另按：李蕊園被遣戌新疆將近三年又九個月。後來還是靠任公的老友梁燕孫運動籌款得銀二萬兩才「贖回」的。——見「梁燕孫先生年譜」上册第39頁。）
- (9) 鄭容(1885—1905)的「革命軍」出生。(1903,5)

而屬於胡適的「動向」則有：

(1) 先入「介如學堂」(他的四叔——是一個和事佬和紙牌迷。胡鐵花就靠著他來「教子兼持家」——設立的。只有學生二枚。)再入「來新書屋」(他的族兄禹臣辦的。收有蘿蔔頭十多個。)

(2) 在這段「蒙館」教育中，他得了幾個影響一生的情事：

a. 講書

由於他的母親(馮太夫人)囑托先生(胡玠如、胡觀象)爲他「講書」，並致送優厚的學金來使他方便。當別人還在「揭諦揭諦，波羅揭諦」的時候(晚年的胡適還自己謙說解不出這句意義)，他已「飛揚」到看小說了。這種「講書」方式，是他「一生最得力的」(「四十自述」)，也正因如此，才逼著他「把古文的故事(按：就是小說)翻譯成績溪土話」，使他「更了解古文的文理」。這是語文訓練。

b. 做人

讀書狀況

梁啓超與胡適

「四十自述」中胡適這樣說：「這九年的生活，除了讀書看書之外，究竟給了我一點做人的訓練。在這一點上，我的恩師就是我的慈母。」

他從他母親那裏「受了她的極大極深的影響」（事實還是他那亂遭遭的家庭裏頭「影響」出來的！）他說：「如果我學得了一絲一毫的好脾氣，如果我學得了一點點待人接物的和氣，如果我能寬恕人，體諒人，——我都得感謝我的慈母。」（看！這段話可不就是我在「一八九一的綺霞」中所談到的「脾氣」答案嗎？讀者不難看出他那「一絲一毫的好脾氣」是奠基在哪裡了。說這種話的胡適是三十九歲，又何況在患上心臟病的晚年。）

c. 立志

胡適在「先母行述」（「文存」第一集卷四）一文中，曾說他母親向他說的話：「我一生只知有此一個完全的人，汝將來做人總要學爾老子。」（第七八八頁）也就是後來他在「四十自述」中說的：「你總要踏上你老子的脚步。我一生

只曉得這一個完全的人，你要學他，不要跌他的股。」可見他母親時刻都在勉勵他做「一個完全的人」（完人），使他的「父親意象」（father image）深植心底。這一點，頗像梁啟超。

任公「三十自述」中有這麼一段：「父慈而嚴，督課之外，使之勞作；言語舉動稍不謹，輒呵斥不少假借，常訓之曰：『汝自視乃如常見乎？』至今誦此語不敢忘。」

「汝自視乃如常見乎？」若換成白話，那就是：「你把你自已看成一般小孩子嗎？」

這種激勵的作法，就在使他們能够「自視不凡」。可見他們兩家的家長在「認同的過程」（Process of Identification）中是一致的。都在使他們的幼小心靈上發出一道「英雄的微光」（Hero's Twilight）。

另外任公在五歲時曾因「說謊」被母親「力鞭十數」（見「年譜」第五頁）

讀書狀況

梁啓超與胡適

，而受母親「教訓」之後，「至今常記在心，謂爲千古名言」。（這裏我想到王雲五先生小時候也因說謊而感到內心不安。可見一個偉人的成長過程中，錯誤是難免的，貴在隨時啓導而已。）

胡適當然也捱過「訓責」(didacticism)和「擗肉」。也許在「兒童心理學」上是說不過去的，教育的方法是落伍的。但比那些把子女當牛馬使役，而沒盡到「母職」的婦女，已經高貴多了！「責打」孩子，只要施用得宜，誰也毫無異言。因爲人人體會到「三娘教子」中老薛保說的那番話：「高高舉起，輕輕落下，打在兒身，痛在娘心。」何況是向人借錢買書給兒子（左舜生先生的母親就爲了兒子要念書，拿衣服去典當！）；爲了兒子「步行朝山」，「不說一聲苦痛」；爲了兒子，強忍著病情不叫兒子知曉的好母親！

這時候讀的書有：

(1) 正統書

1. 律詩六鈔①
2. 孝經
3. 朱子「小學」②
4. 四書
5. 詩經
6. 書經③
7. 易經
8. 禮記
9. 綱鑑易知錄
10. 御批通鑑輯覽④
11. 資治通鑑⑤

(二) 小說(包括彈詞、傳奇、筆記小說)
 設書狀況

梁啓超與胡適

1. 水滸傳（禁書）⑥
2. 三國演義
3. 正德皇帝下江南⑦
4. 七劍十三俠
5. 雙珠鳳⑧
6. 琵琶記
7. 聊齋志異⑨
8. 夜雨秋燈錄⑩
9. 夜譚隨錄⑪
10. 蘭荪館外史⑫
11. 寄園寄所寄⑬
12. 虞初新志⑭

13. 薛仁貴征東（禁書）^⑮

14. 薛丁山征西（禁書）

15. 五虎平西（禁書）

16. 粉粧樓

17. 紅樓夢（禁書）^⑯

18. 儒林外史

19. 經國美談（繙譯本）^⑰

20. 肉蒲團（禁書）^⑱

（三）其它

1. 學爲人詩^⑲

2. 原學

3. 幼學瓊林^⑳

讀書狀況

梁啓超與胡適

4. 玉歷鈔傳^{②①}

5. 妙莊王經

6. 聯語類編^{②②}

(另)由於胡適不算「破蒙」的學生所以不須念科考「必修」的「三字經」，「千字文」、「百家姓」、「神童詩」一類的書。雖不念，他却早已背得出部份了。(關於這些也是科考題材的證明，可翻看我在前頭舉過的書，或沈宗瀚「克難苦學記」、「吳鐵城回憶錄」等等，這兒不再贅述。)

(註)

①何人所輯不詳。胡適說：「似是姚鼐的選本」。

②這本書影響他的一生思想很大。裏面的四個字「勤謹和緩」使他終生用它來治學做事，並還向人提及(譬如陳之藩先生)，還在文中談到(譬如「赫爾回憶錄序」)。書中還有一點「鬼神」的影子(到了「資治通鑑」才爆發開來)。

因為記述古人行事的部份，最易懂也最有趣味，所以他最喜歡「小學」的這一份。

③「四十自述」中說：「書經有幾篇，如五子之歌，我讀的很起勁；但盤庚三篇，我總讀不熟。我在學堂九年，只有盤庚害我挨了一次打。」

④一名「御批歷代通鑑輯覽」。乾隆三十二年敕撰，凡百一十六卷。跟他同年的龔德柏先生也在這種年紀時讀了它（據他自己說，是想混個「秀才」什麼的，所以讀的不多），並指出這部書有五個優點。（見龔先生的「愚人愚話」第一一二頁）

⑤這部叫人「朦朧入睡」(Twilight Sleep)的書，決定了他一生的宗教信仰。我保留在「胡判」中說它，好讓人看着這位被封為「無神惡漢」(Godless Krave)的什麼。這兒僅可以說：「資治通鑑」是他「研究中國史的第一步」，並鼓起他讀歷史的興致，還編了一部「歷代帝王年號歌訣」，作為他「整理國故

」的破土工作。

⑥胡適在四十七年五月四號下午三點鐘在「中國文藝協會八週年紀念會」講「中國文藝復興運動」（後收入「中國文藝協會」編印的「中國文藝復興運動」——五十年五月四日出版）一文中，有這些話：

「借來之後，幾個晚上不睡覺，便看完了水滸傳。……一個幾歲的小孩子可以發幾天的瘋，一口氣，就可以看完了。」

這是他得到全本「水滸傳」後的情形。而第一次看的殘本，開始就是「李逵打死殷天錫」，是他站在美孚破板箱邊「一口氣」看完的。這一本被老鼠咬壞的「第五才子」書，忽然爲他「開闢了一個新天地」，忽然在他的兒童生活史上「打開了一個新鮮的世界」！使他在民國九年的時候（七月二十七日）完成「水滸傳考證」，強調「歷史進化的文學觀念」。

但，這是一部「禁書」（儘管它被李卓吾捧爲「聖賢發憤之作」）。關於「

「禁書」的原因是這樣的：

嘉慶十五年（一八一〇）時「御史伯依保奏禁燈草和尚、如意君傳、濃情快史、株林野史、肉圃園……等，諭旨不得令吏胥等藉端於坊市紛紛搜查，致有滋擾」（見俞正燮「癸巳存稿」）

這時候「禁」的是書，但「不得」「滋擾」於「坊市」。

五十八年後（同治七年）丁日昌任江蘇巡撫時，下了這樣一道禁刻止販小說令：

「照得淫詞小說，最易壞人心術，……：水滸、西廂等書，幾於家置一編，人懷一篋。原其著述之始，大率少年浮薄，以綺膩爲風流；鄉曲武豪，藉放縱爲任俠；而愚民眇識，遂以犯上作亂之事，視爲尋常。……」

可見丁日昌是痛恨「黃黑色」小說所造成的「風流」、「任俠」、「作亂」

讀書狀況

的社會的；因此在這道「令」裏邊就附了當時收入「禁」內的「暢銷書」——連「崔鶯鶯」、「林妹妹」都給禁了。

由此看來，胡適當時所看的「課外補充教材」就是「銀字兒」（吳自牧對「小說」的命名），而且多的是「禁書」（我所標出來的都是）。

⑦這是胡適收藏小說的開始。是他的三姊夫給的（連同「七劍十三俠」等）。

⑧在丁日昌查禁的單上是「摘錦雙珠鳳」和「雙珠鳳」。這是從他大嫂的嫁粧裏得到的「彈詞」。

⑨這是「怪書」界的祭酒。是從他三哥的書架上找出的（連同「紅樓夢」和「儒林外史」），是有圈點的石印本。使他在十一二歲時，「已能對本家姊妹們講說聊齋故事了」。這種「說笑話」（講故事）無疑是一種最好的語文組織訓練。

對於這本書的作者蒲松齡，他在民國二十年九月五日完成了「辨僞舉例」，替蒲氏作了一項年譜的考訂：生於一六四〇年，死於一七一五年。

並且胡適自己那首「生查子」（作於民國七年），也彷彿是得之於蒲留仙「禳妬咒」中的「長命拄杖上云」。

（按：那首「生查子」是這樣的：

「也想不相思，可免相思苦。

幾次細思量，情願相思苦！」

而「長命拄杖上云」是這樣的：

「腰爲相思瘦，帶圍長一指。

若不得江城，此生惟一死。」）

⑩是從「祭酒」的「聊齋志異」脫胎來的，全書共十九卷。是「天長宣鼎」作的。

讀書狀況